

严云农◇小说

黄志翔◇原著剧本

张艾嘉 杨濮僕◇制作人

繁华创造◇制作



候鸟 *Love Bird* 人

我们是信守承诺的候鸟
因为执着与真爱而降落
期待与梦想
的真爱飞行

在爱情的迁徙往返之间
我们是信守承诺的候鸟
为了期待与梦想
因为执着与真爱而降落
一段爱与自由的真爱飞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候鸟e人
Love Bird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候鸟 e 人/繁华创造制作; 黄志翔编剧; 严云农改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7

ISBN 7-5068-1236-3

I. 候... II. ①繁... ②黄... ③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8419 号

本著作《候鸟 e 人》是由台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中国书籍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4222

责任编辑 / 庞 元

责任印制 / 刘颖丽 佳 林

封面设计 / 张士勇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网 址 /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6.25

字 数 / 126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01 ~ 20000

定 价 /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一直想讲一个故事！但是现在的我，却站在一片被夕阳占据的土地上静静地发着呆。从海边吹来的风，用一种不被发觉的姿态，轻轻地挪动着河面的波纹！

感觉微凉的我拉了拉衣领，那被风沁凉的手却不经意碰触到那条静静躺我脖子上的，他送给我的白金坠链。

“E121° 27' N25° 7'”

我的手指，阅读着刻在那坠子上的刻痕。那是关渡在地球上的经纬度，也是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数字。

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数字，你就可以找到它所对应的所在之处。那就像是某一种的身份证明一般，一个地点，一种独一无二。

我常常在想，如果把人比喻成大地，那么对于我而言，那个只属于我的经纬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茫茫的世界里，标示出我的存在，让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至于被别人所遗忘，而我也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我拿出我的口红，在面前河堤深灰色的水泥地上，静静地写上我的座标：“东经 121 度 27 分、北纬 25 度 7 分。”

我想起了他？我想念的那个人……

我在心中不断地想着……他的坐标……现在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确定……能不能再次和他遇到！我只能看着天空，静静地思索着。

接下来我要说的那个故事，那个关于我……沈芸青的故事，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才能把我和他——再次地——连结在一起！

目录

	引言	1
第1章	水笔仔	1
第2章	邂逅	23
第3章	鸟人	35
第4章	同伴	49
第5章	往南方的飞行	65
第6章	比翼	83
第7章	湘子	101
第8章	亲与子	111
第9章	迷途	127
第10章	破灭的神话	149
第11章	离开的决定	163
第12章	我的故事	171
第13章	尾声	183



水笔仔

那被西晒阳光煨得暖烘烘的液体，
就像是母亲子宫里温柔的羊水一般，
能让水笔仔静止在那里的生命，
永远依恋地漂浮着。



照片里的水笔仔是一株胎生苗，它生长在海潮间带，像关渡湿地那样的地方。

而关渡，据说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生长的地方。

为什么我的故事，要从水笔仔开始说起呢？

因为我觉得，水笔仔是一种很奇特的植物！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它的花凋谢了之后，它并不会让种子像其他的植物一样，直接掉落到地上。水笔仔会让仔树在母树上发出芽，生出胚茎。让幼苗的仔叶一直固结在母树上，吸取母树的养分成长。然后一直到隔年的春天，当笔状的胎生幼苗成熟了，才让它们脱离母体，独自生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光彩！

“妈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话吗？”在我那年幼的心灵里，只觉得妈妈的那种信仰好美！同时在我心中，“鸟”和“神话”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意义。

我相信我是全心全意的，和妈妈有了同样的信仰……

虽然外婆和姨姨都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母亲会那么喜欢那些在空中飞翔着的身影，但是当我自己坐在河堤上，看着鸟儿盘旋在那以观音山为背景的天空里时，我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和母亲心意相通了。

“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之一，”我总是在心里想着，“在世界那么多生物之中，只有鸟类能够抗拒地心引力，将无边无际的天空，占领成它们的领域。”

因为妈妈的关系，我本身就对鸟儿存在着一份特殊的依恋，再加上爸妈留下来的丰富资料，让我也自然地遗传到那一份对于鸟类的狂热。

“你爸爸是在娶了你妈妈之后，才爱上赏鸟的……”姨姨虽然比较少提起关于爸爸的事情，但我还是可以藉由她的描述，幻想着父亲的模样。

“每年一二月的时候，我们家附近，都会有许许多多候鸟飞来淡水河口过冬。你妈妈总是会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要你爸爸带着她到竹围的河边，观看那些数目多到吓人的鸟，而且一看就是一整天。”

“爸爸很爱妈妈吗？”我曾经问过姨姨这个问题。

“应该……很爱吧！”虽然姨姨的回答总是有些迟疑，但最后一定都会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听见长辈对我诉说爸爸妈妈是如何地相爱、如何地相互扶持，我的心里都会有一种得到安慰的感觉。虽然我没有缘分可以在他们慈祥的关爱中长大成人，但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很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我的父母一定很爱我……

对于爸妈的长相，我则是完全没有印象。

“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妈妈她漂亮吗？”印象中，我常会在刚洗完澡的傍晚，一边盯着自己倒映在镜面上的脸孔，一边用稚气的声音问着帮我梳头发的阿姨，而姨姨也会用带着一抹温柔的笑容回答我说：“你啊！你的眼睛长得像妈妈、鼻子像爸爸……”

在我所拥有的宝藏之中，有一张妈妈的照片，但那照片，却不是完整的。在那张照片上，妈妈带着浅浅而羞涩的笑容坐在老家的沙发椅上，她其实和姨姨长得颇相像。乌黑的头发，尖尖的下巴，将妈妈清秀的脸庞，画出了姣好的线条。

我总是爱凝视着照片里母亲的眼睛，观察在她眉宇之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沉浸在幸福里的感觉。我相信，那时候的她，一定是很快乐的，但是很可惜，在照片左半边的那一个人，却已经被人撕去，只有一小截和妈妈紧握的手留在相片的边缘。我相信那个人是爸爸！然而每每我向姨姨求证时，她总是会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正面回答我的

问题。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姨姨总是不太愿意提起爸爸的事情！尤其我听外婆说过，爸爸他在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摄影。实际上，他也真的遗留了一台古董莱卡单眼相机给我。

既然爸爸那么爱拍照，那为什么爸妈所遗留下来的照片，会少得那样可怜呢？“有很多照片都在一次刮台风淹水时报销了……”姨姨给我的解释是这样，我却无法对那样的说词完全地信服。

不管如何，我拥有一张妈妈的照片，和一台爸爸给我的相机。虽然从小到大，我很少在别人，尤其是姨姨的面前，表露出那种失去父母亲的遗憾。我尽量让自己活得快乐而没有负担，尽量学着说服自己说我有疼我的外婆和姨姨，我和其他小朋友并没有两样。但是在多少个想念着爸妈的夜里，我还是得靠着这两样东西，来让我心中的空缺，不至于将我自己完全地吞噬掉。

后来，我开始接触摄影。一旦对摄影这个领域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才发现，拿在我手上的那台相机，出厂的时间正是妈妈出生的一九五三年，原来这台相机隐藏着爸爸对妈妈深深的爱啊！我恍然明白。我想，爸爸一定常常拿这台相机来拍摄妈妈的模样，记录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吧……我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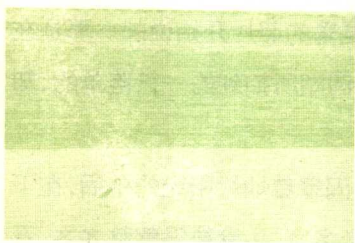
从那时候开始，我真正地爱上了摄影。在每一张底片卷动的声音里，我似乎感觉自己正在解读着爸爸的心。我喜欢想像着如果爸爸还拿着这台相机的话，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按下每一次让事物变成

永恒的快门。或许是自己的移情作用,但我真的觉得,在每一次我按下快门的时候,我与我的父母又更加靠近了一些……

当然,如果说我只是因为父母的关系才喜欢摄影的话,那就对摄影太不公平了!

摄影本身是很迷人的。对我而言,摄影就像一种魔术,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不断流动的一切,藉由镜头,找到一种难得的宁静与安定。不管是一个微笑、一株小花上晶莹的露水,或是鸟儿起飞的刹那。在底片上的世界,连时间都是静止的。我非常喜欢那种“永远”的感觉,仿佛那些我所捕捉到的瞬间,永远都属于我,永远都不会离我而去似的!

所以,当我在心中,一直想找一个方法,想把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说给全世界听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摄影。而没想到经由摄影,我的世界也真正走进了一段曲折、却值得一走的历程……



二〇〇三年,我二十三岁。从学校毕业之后的我,并没有依循着所学的科目找工作。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摄影师!但在一并考虑了现实面和理想面之后,我只能选择先进入一家婚纱摄影公司,从培训摄影师做起。虽然拍那些刻意摆出幸福模样的照片,并不是我想要拍摄的作品,但是至少我能够以我喜欢的摄影艺术,一方面维持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开销,一方面磨炼自己拍照的技巧,直到我有能力去追求真正的梦想为止。然而,在我达到我要的生活之前,爱情,却先到来了!

我爱上了一个人!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爱情会让我的生命，写出超乎我想像之外的篇幅。

在遇见他之前，我的内心是孤独的。虽然我从不肯承认这一点。但是他的出现却让我了解，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真正的自己，如果你不能满足他的期望，你是永远不会得到真正快乐的……那么我真正的期望是什么呢？或许，只是一个能陪伴着我一起飞行的同伴吧！

我和他之间的故事，要从一张黑面琵鹭的照片开始说起。那是在二〇〇〇年，新世纪之初，我在台南七股泻湖所拍到的一只落单的、却飞翔得极优美的黑面琵鹭。

“您好！欢迎光临……”那是个窗外闪耀着灿烂阳光的午后，在下午斜射进来的强烈逆光里，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是高级主管模样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我上班的婚纱公司。

“对不起！请问沈小姐在吗？”我永远记得，那天李伯伯走进店里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低沉而带着威严。

“我就是！请问您是……”随着李伯伯的走近，空气里弥漫了一股淡淡清香的古龙香水味道。我走向柜台，让瞳孔适应强光，直到我接触到李伯伯凝视着我的眼神……那是一种带着某种深暗色系的凝视。我感觉得到他躲在细框眼镜后的眼睛，藏躲着某种试探，或类似企图一般的东西。

“我是来拿照片的！”

“喔！您是李先生？”

“是的！我们昨天通过电话。”

我想起了前一天晚上，一个来自于陌生人的电话，用一个如同我现在听见的低沉声音，向我询问着那张黑面琵鹭照片的事情。

“麻烦你帮我在那幅放在工作室墙角的照片拿来……”我转头跟琪琪说。琪琪是我的摄影助理，也是我的死党，年纪很轻，上个月才刚满二十岁。

在琪琪去帮我拿照片的同时，我低头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摸索着，然后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传真纸。“这是您传给我的传真吧！李……镜白先生？”我打开传真纸，看着上面写的署名，同时也让那只躲藏在纸张里的黑面琵鹭飞了出来。

“是的！我请人查过，知道那张照片是你拍的作品，虽然在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这张照片，但我还是希望能收藏到你原版的相片！”听见他这样说，我的心里有种被肯定与认同的感觉，心情也瞬间好了起来。

其实我拍那些候鸟的照片，纯粹只是为了兴趣。我会把我拍的作品，主动提供给各个关于鸟类保育的网站使用，像那幅黑面琵鹭的照片，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流传出去的。

“你也很喜欢黑面琵鹭吗？”我用愉悦的声音问着。

“呃……嗯！我很喜欢！”经我这一问，李伯伯的眼神里突然显现出一种悲伤的成色。虽然那只是一瞬间的透露，但我却敏感地察觉到了。